V
B932.6
F21

册 4
卷 4

仕國人文四卷

晉洪洞范弘嗣輯

東漢

范升　博士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敎授後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升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于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稱朝聖皆曰公明盖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天下

576337
Jan. 12. 40.

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后出益可悔晚發愈可懼耳邑不用升稱病邑令乘傳使上黨升與漢兵會因留不過光武建武中升上疏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重之數詔引見每大議輒訪問時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極力辯難因奏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疑於此故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后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余按范公治義易並反孔子五經之本其有功洙泗不在毛公下毛公葩傳後世諷誦而范公易學

況沒罔聞蓋有幸不幸耳大抵易始于田何梁丘而大闡明于范公厥後東房之卦氣僧一行之大衍曆司馬光著潛虛朱紫陽作本義咸本於漢儒范公也若太玄擬易卜筮爲占易道晦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非經之罪解之者離之也

溫序　護羌校尉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序爲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爲隗囂將荀宇等所刼欲生降序序大怒以節檛殺人賊趨欲殺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劒令自裁序受劒銜鬚着口中歎曰無令鬚汚血遂伏劒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殮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洛陽賜城傍爲塚地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乞骸骨歸葬乃返舊塋于并州祁縣

余按序眞奇傑丈夫也當騎都尉弓里戍將兵太原歷訪英俊見序奇之上疏薦焉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後爲漢忠臣矣英氣勇于自裁英魂歸於故土英靈留于人間也烈哉

鮑永　司隸校尉

鮑永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爲母前叱狗永即出之更始中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擊破青犢封爲中陽侯光武時拜曾郡太守以誅彭豐功賜爵關內侯遷楊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夷人痍傷之後乃緩其御轡百姓安之

余按永純乎其臣節也斜貴戚而京師肅不避彊禦當時與弟鮑恢並負直聲並祖歎曰貴戚且斂

手避二鮑矣除殘剪逆守義懋忠緩轡御師瘡痍
色解散財恤孤弟之子孝母去叱犬之妻如永者
侃侃足憚烈丈夫哉
芝茂曰鮑公優文裕武氣盖羣公母前叱犬怒去
其婦其一念至孝恐以傷母性之天違色養之誠
也且英烈峻萬丈之鋒仁愛撫百姓之瘡不梃梃
然明堂一柱之用乎

周黨　隱士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
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
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
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後讀春秋
聞復仇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鬬日
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與歸
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勑身脩志州里稱
其高王莽竊位托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

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博士范升奏毀黨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效君釣采華名誇上求高天子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賜帛四十疋黨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贊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薦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並建武中徵並不

到

湯賓尹曰周黨耕野鄙人未談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搴旗之勞未豎攻城柝地之績光武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于岩廊旦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由是人士襲其香儀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廁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網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黨之轉移並風培植命脉者遠也

余按黨乃豪邁不羈初志不以鄉里見窘受其桎
梏益高之新莽時蠖伏圭竇翰光歛彩光武起而
屢徵不至黽池白雲常封而清風峻節與嚴灘一
絲堪並重漢鼎矣

王霸　隱士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
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
司徒侯霸讓位于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
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
不至以壽終霸妻甚賢見列女志
劉朝箴曰自古創業之主固爲天所佑而人謀居
多霸之詭言果能必氷之合否世祖雖膺天眷詎

能必天果佑我哉霸所募者市人耳欲且前阻水則勍敵在後河水在前進而協力一戰庶幾可以得生退而北走不支則亦河中之齊耳氷之合不爲世祖幸而深爲王霸與也

閔貢　節士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勑吏嘗給焉仲叔恠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黃姬水贊曰清矣仲叔廉節與推友饋弗嘗公聘

再辭皤顛在旅鮮食莫需潔躬從沛卒老于斯
余按節卦上六居節之中節之極者也固守則凶
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吉也若仲
叔者豈非苦節者歟一肝尚不可得可謂苦之極
矣然又孰知其心之泰然無愧耶校彼昏夜叩人
門戶而驕人于白日者大徑庭矣謂之悔亡誠乎
其悔亡也

王喬　僊令

王喬河東人明帝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
嘗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
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
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諜視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
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
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
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于城東土自成墳其夕

縣中牛皆流汗喘之而人無知者百姓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

余按王喬有三一周靈王太子晉名喬一蜀之益都名僑一漢時葉縣令名喬三人俱有仙術後世詞人咏歌既用爛柯又用鳧舄以王僑爲王子喬舛誤甚矣裴秀冀州記緱氏王僑犍登仙非王子喬茲仙令之喬與蹬鶴吹笙各別

郭泰　有道先生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家貧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彥學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游于洛陽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曰吾閱士多矣未有如林宗者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師士爭歸之載刺嘗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善鑒人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其害惟林宗汝南袁閎獲免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初陳蕃竇武爲閹人害林宗哭之慟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爾嘗評奉高叔度之器勸孝容孟敏之學識張孝仲爲牧之中知范特祖鄱置之役論黃允守道不篤謝甄並不入道後皆如所鑒云

蔡邕碑曰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景附領嘉聲而响臻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蹈鴻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秘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凡行其招

王體復詩曰名垂青史已翩翩此地仍題有道阡

祠下清風吹綠草城邊古木掛蒼煙
王時濟詩曰我讀先賢傳君爲漢世英司徒不可
召有道亦何榮仙借同舟跡巾仍析角名千年遺
塚在落日復含情
余按林宗望重山斗名勒冑彝其識叔度于稠衆
鑑孔融于髫齡勤師事于魏昭齊芳名于元禮推
隱貞于孟博勤思慕于角巾欽高躋于墮甑故既
辟司徒再舉有道以天年終嗚呼深于道矣

陳龜　尚書前京兆尹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
於北州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中拜
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
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
拜京兆尹時三輔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厲威
嚴悉平理其怨屈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
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
疏曰西州邊鄙土地墝埆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

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并州水雨災螟互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戹涼州刺史祝良功効卓然帝悟乃遷幽并刺史又除并涼一年租賦龜到州郡震慄鮮卑不敢近塞梁冀暴虐龜上疏誅之帝不省龜不食七日死西胡并涼民庶哭祭其墓

余按陳公治京兆鋤柳纍橫及梁冀跋扈乃不勝忠義勃勃一掃君側之寇奈計不用憤恚以歿悲夫西州哀慕蓋見公之係屬人心深也

羊續　南陽太守

羊續字興祖平陽人其先世二千石祖侵司隸校尉父孺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至靈帝朝遷南陽太守惡奢尚儉府丞常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丞甚愧節操清廉比卒遺言薄葬不受人賻餽詔書褒美云

余按士大夫管百姓須愛百姓要一分不值一分斯氣融沉瀣和玉屑於金莖心絕塵埃出層氷於

巨壑若興祖爲太守非特魚懸于梁又非不能飾以繒綃夜卧紙帳敝則更以紙糊之吏民服其清儉至今誦膏脂莫潤圭玉無瑕誰不羨廬江賢刺史哉可爲慕羶逐臭者羞可爲饕腐餮腥者愧噫爲身耶日一升夏一葛冬一裘此外皆長物也爲妻子耶貪鄙有餘辱莫與作馬牛何必戀戀阿堵貽萬世贓汚名也余謂羊公從儉以革靡俗返淳以挽澆風眞千古之一人

王允　司徒

王允字子師祁人世仕州郡爲冠盖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生王佐才也少負大節黄巾賊起拜允豫州刺史時中常侍張讓與黄巾交通允發其姦狀靈帝怒責讓竟不能罪讓遂挾恨以事中允下之獄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疏請得釋然宦者横暴允變姓名轉側河東陳留間帝崩奔喪京師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謀事獻帝即位董卓刼遷都關中允悉收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至長安

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也董卓留洛陽朝政悉委于允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黃琬鄭公業等謀誅之乃上楊瓚士孫瑞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寔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又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刺殺之卓誅允自謂無復患難然性剛稜疾惡殊乏溫潤之色羣下不甚附及議罷卓將校卓部將李傕郭汜遂合謀殺允范曄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隙而敝其罪當是時天下懸解矣而能不以猜忤爲釁知其本于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肩伺隙不爲徂詐及謀濟意從則歸于正也乃功全元醜而身殘餘孽者所謂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者矣

余按允少有大節志存立功郭林宗稱人倫之鑒一見大嘉賞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眞王佐之才東漢末爲豫州刺史破走黃巾後拜司徒謀誅董卓其智略明練匡濟大事可謂有功漢室矣惜性秉

剛直疾惡太甚身惟禍亡乃遭時之不幸也腥穢
薰染衣冠淪沒誰生厲階則宦官十常侍亂于內
而賊臣董卓亂于外炎燼滅絕一允亦安能梳哉
卧薪巢茗慮亦何及

王烈　獨行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
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
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
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
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劒于路行道一
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恠問其姓名以
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諸有爭訟曲直將
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以德感人如此

察孝廉三府並辟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避地遼東夷人尊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爲長史烈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余讀傳曰王烈賢而太原耻言淑化之有自也故匹夫操士君子之行一鄉化之有不爲善者蚤夜疚慊面熱汗下曰某人得無知耶嗟嗟人知自耻而况于砥行禔脩以作民表乎

焦光

焦光字孝然河東人隱于焦山竄河渚間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卧遭大雪亦不移人以爲疑就視如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外入幽寂之玄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榮憂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汚其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時共高之

蔡邕賛曰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下栖遲偃
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皐音亮帝側乃徵
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惟一志井
此四國如何穹蒼不召斯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
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卷四終

男荷茂督刊